

初庵集  
二

16  
2356  
2



門知  
2356  
卷7-2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

與金止庵辨圓說

舊稿

某白眇者承手札得審有愆候驚慮區區今果已差  
安否弟妹病尙未瘳可爲憫不可言允衡兄亦無恙  
相聚一向穩樂否區區愛慕講劇之餘幸一一布所  
得以鍼此索居之病也下示圓說愚意竊謂其未安  
何也蓋方圓者形體也爲方圓者氣也其所以爲方  
圓者是乃理也然則理也者特所以然者也所以然  
者夫豈有形體之可言者哉是則雖舉天下之物皆



本居集 卷三  
圓而已亦當疑之曰道所以使圓者云耳不可遽斷  
謂物生於道物既圓則道亦當圓云也何則誠以所  
以然者理而本無形體之可言故也而況乎天下之  
物無有皆圓者乎蓋圓者對方而名者也圓立而方  
形方生而圓見苟爲非方也愚不知其孰爲圓也苟  
爲非圓也愚亦不知其孰爲方也是其羣物既生彼  
此對待相形而立名者也非常可捨彼取此建本作元  
孤行爲萬物之源者也今言道體本圓其物之或有  
方者亦皆帶圓作方都出於圓云則如天圓而地方  
者謂地出於天可乎謂天爲體而地爲用者亦可乎

借曰陰陽未判厥象本圓則夫此之時陰陽亦云未  
判復豈有方圓之可目者哉后人以鷄子爲說者只  
以陰陽相包疑有似乎鷄子黃白之相合而無間也  
非取必於其形之圓之如鷄子也且太極道也陰陽  
器也太極之在陰陽非真有物拘而在中特所以一  
陰一陽者道也故太極與陰陽自不相離也今以混  
淪包括無面無背之說依係而當之咬不斷嚼不破  
惟欲引而納諸圓字之模範無乃不可乎混淪者不  
呈露之謂也包括者無遺漏之謂也既無頭尾面背  
則是固無形狀可言也又何得云圓哉其餘木石禽

獸種胎一一皆圓之說亦或然或不然如木則古人以曲直言今欲舉以方圓律之亦不可以皮裹其骨徑圓而上者直斷以爲圓也石則明是方之物也種胎固然也然草木亦有根生者飛走之物不可皆謂之圓也太和保合渾成而形者固不應斬截方正也然姑未能細究餘所言如有獨圓無獨方方生於圓方都是圓故舍方取圓云者恐皆支離大本處不應如是之支離然姑亦未及言要之不可以天下之物形遽斷道體之方圓也但其下所引中庸之中太極之極云者愚意極未安此不可以不深問也昔河南

夫子有言論中之旨曰中者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又曰不偏之謂中呂舍人復有不倚之說故晦庵夫子釋中庸因並取之以不偏不倚名之而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義則自在其中矣今所謂圓云者與此亭亭當當之義有何相類哉若無過無不及之訓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原無過不及之意只是謂恰當云耳不知恰當之義又與此圓者有何相類也今乃以其無過無不及不偏不倚之云彷彿乎若有左右前後無稜無角之模範故遂混取而並援之以牢證於圓字之說然不知已意果與古

人不相戾否耶且中猶是狀性之體段者若太極之極是但謂所以一陰一陽之者其妙至極云也蓋不能名言之故極而言之乃如是爾非有所狀之也夫不察乎古人立言之意而遽援以證已說則是於彼此之間非徒無益將兩有相妨也吁可不深慎哉若圖之圓則無意而然不必論也兄長何不深思其無極而太極之旨而反區區於此爲耶若其云既發之後爲子而子道備爲臣而臣道備備之云者正出於圓者也又不知備與圓其可比而說者也耶若其結篇所謂人受天地之圓以生者則蓋其差失殆不復

可言也大抵此卷所說圓字有三樣因物形而始入想於道則其圓卽方圓之形之圓也及其象想道之浩浩全體充滿則此圓卽圓滿之圓也終而大用無所欠缺則此圓則圓備之圓也圓備之與圓滿雖畧相似其立語則漸變而趨異也原兄長之意初非以道理定謂有形體也但觀物之圓卽疑道理亦是圓底然因物圓之圓卽以狀道則道已大段有形體矣故說來說去自不覺如此之差也夫以兄長立說之意觀之則人受天地之圓云者豈以爲差謬耶然但以公眼者觀之則雖如愚之迷淺定保其必不可而

爲與聖賢之言大不相入也夫理之在方猶夫在圓也方圓者物之方圓也非理之方圓也然所以方圓者理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者正謂此也非以物形遽狀道也兄長何不付與萬物方者自方圓者自圓而於方圓之中取舍其分數之多寡以將形而就道遂致如此之紛紜也吾輩初學於古人已言之處據其平易易知者潛心慎思積寸累尺方有可通之路今如此馳騁恐其不不合於古人者或幾希矣據成說疏所疑所疑如此迷暗淺劣固不足以與聞於此然幸兄長終明諭之也

與金止庵又辨圓說

天道變化品物流形陰陽五行升降盈虛參錯萬變無須更停息生乎此者其形色彙類知他是何窮何盡聖人者知是理之無不在而萬物散殊不可以強合也故於此但曰神無方易無體而物之不齊乃物之情也此數語括盡天下萬物然形而下者物也道之器也形而上者理也器之道也道與器混合而無間焉器有萬品理亦各殊然而理之殊也物焉而已矣因物而殊非道二也故就其分殊之中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渾然一體未始可以分也故孟子道性善

而夫子稱易有太極此數語括盡天下萬理夫天地萬物之有萬不齊而其所以爲理則獨一者何故蓋天地萬物有天地萬物之氣而各有定形不能相通故天地不能爲萬物萬物不能爲天地而不得不分也而理則天地萬物之所當然者而非有天地萬物之可拘也故天地卽萬物萬物亦天地而未始有間也此太極之妙所以無聲無臭而爲造化之樞品彙之根者也若太極而有方體之可言形狀之可指則是亦一物而已矣其安能超然於萬物之上而孤行爲萬物之源哉故夫子說太極而濂溪夫子又懼人

之以太極爲同一物也特著之曰無極而太極然后天地萬物有統宗而道器之分明矣此聖賢之訓萬世所賴然理氣精微處其錯綜分合於其然所以之間者其辨特毫忽耳以故雖明者或不能無疑焉夫以橫渠先生之粹乃欲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謂清兼濁虛兼實河南夫子正之曰如此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先賢之精於道器之分而其致慎乎立說也如此况今所謂方圓之圓又非清虛一大之猶爲近本者乎此圓說之於愚意其未安者揔若干說謹茲歷而舉之以質焉惟高明者聽之也今夫方圓之

圓是物形局定對方而得名者也太極之體是超有  
 無貫萬物而未始有形者也今緣物形之局圓者以  
 像太極之本體則是太極之超有無者反下落於方  
 體而為同於一物謂太極極果無乎則是萬理畢具不昧謂  
有其理無者無其形以其無而言則天地萬物一齊有若執一形以像  
無以其有而言則天地萬物一齊有若執一形以像  
之則太極已此大本已失其不可者一也天下之形  
 皆出於陰陽而陰陽者本自有對待故天下之有形  
 散殊萬別而未有無對者焉今謂天下之物形皆一  
 於圓而已則是物形散殊即與太極之渾然者同其  
 無對而上下之別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既以太極

之無形而謂有象物形之對待而謂無對則是抑道  
 而為器揚器以代道形而上下者彼此交失此統而  
 言之其不可者三也天地生物太和保合自有渾成  
 之象故凡天之所生其所以為方為圓者皆自與人  
 造者有間今服習於斯民日用器皿之形而執此以  
 觀乎造化之物才見有渾成之意則便舉而納之圓  
 字之圈套以為凡天下之方皆帶圓而成則方亦未  
 始離於圓以證成圓形無對之說此其不明造化不  
 可者四也天地造化散殊萬別而其清濁高下大小  
 方圓有則一時齊有今謂先有圓而後有方圓可取



而方可舍則是局一隅而昧大體亦爲不明造化此其不可者五也凡物之稟太極謂其理也非謂其象也今謂物形之圓皆出於太極之本樣則是凡物之稟太極不特是理乃並其象而傳之耳此豈非太極之真有形體而陷於有物者乎蓋大本已失固無足恠乎其如此然其說之穿鑿不真至於如此乃不知自疑而反自信如此之酷也此其不可者六也太極圖之爲圓正爲立陰陽交關相根之象非謂太極之象真有如是也故圖說所以解夫圖者也而必以無極太極之句首示訓焉此其意可見也今不察夫其

作說之正意而偏泥乎其立圖之虛象以爲太極真象固應如是之圓便執以爲已說之證此其蔽已見而昧古訓其不可者七也中和之中本以不偏不倚而得名則只是正立之意已與圓字之義不相似而其所以狀性體也亦只是借虛形以見實理指而示之近云爾非謂人心未發之前真有如是之體段挺然而可指也故其說中之用也只曰發而中節謂之和極而言之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皆只是主理而言未嘗有一言復及於體段形狀之如何者此與來說之太極圓體才生物便成圓形者其指義識度正相

水火南北矣今乃比而同之不自覺其矛盾也此其不可者八也子思周子說中說極此其見道之明立言之精正所以明道而非所以說象也今乃滯自己說象之虛見而強古人明道之精義欲驅而相合抑古人之說而伸一己之意此統而言之其不可者又九也凡來說之於愚意其不安者畧而數之有如此之多焉若其大端則固不出於上所陳之二不可者故愚說特於此焉詳之其微文瑣義有不能相肯者則又不勝枚舉焉以爲大綱旣舉則其萬目之不正者當不待正而自正矣故姑闕之而其立說本旨之

有可議者則大要在於不能平心易氣而矜夸竒特之想叅焉精審慎思之不能耐久也而惟捷悟快見是專私憂過料恐或涉乎用心之差故間復及之然而愚昧之凡有所云云者則其大意要不過乎此篇所提物之不齊道體無形之兩段而已此其陳言常談固不足以供高明一覽然而以高明之俯詢而內省空空無他說之可以仰對也聊復云云以爲請教之端如其得失則有高明裁擇在惟恭俟之而已也

與金止庵論西銘說

于時保之正純乎孝者也

此段愚亦未有他見橫渠蓋謂此道理逼塞充滿無有斷際無有內外只保之失之存乎其人爾故兢兢敬畏必如是之切實做工方可以保有天命矣蓋道理極廣大而下工夫處只恁親切此等處正好玩味豈如一說姑把上一截許多道理平鋪在面前看却回頭轉就自身上別保着甚麼緊急些子也哉如此則道有隔斷本有二致安在其西銘理一之意乎且其云自己者豈私己之謂哉只是這道理付受該載處除了此身即無這道理故修著此身便是保著這道理離了這道理更修不得此身已也且以文義觀

之上言許多道理此即緊接著一保字便見保著只是這道理譬如陳食飲於前喫著便是這飲食若如一說則上何不說合下當保底道理而虛爲此平鋪廣大樣言語却又別出不說破底著緊些子以旋自持保哉况所謂持保者又離却這道理更無所以爲道已乎辨中自保者甚事此語可謂直截矣且舉天地之性一句言天地之帥吾旣性則豈曾見遺萬物以自行之天地乎只此便明白夫人生出來便具這道理只當敬懼持循死而後已如中庸所說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

中和天地位萬物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此便是西銘之理且省多少言語只將此意來玩味便分曉此前聖後賢同條共貫處豈有異哉辨中之省甘旨而不友兄弟可謂孝乎此辨甚平易切實西銘之以孝明事天蓋爲此故也

所引朱子語引得甚櫛切詳究一說之意其原皆從此等處錯來此最當明辨處而辨意已得之但博施濟衆程子謂仁之功用朱子謂仁之極功則橫渠教人既說如此廣大道理固當指示切實下工處不應

遽從極功處主說也此意自明白且朱子此說既云做工夫只在敬與恐懼而下卽云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所謂這箇道理者非指乾坤父母同胞吾與之理而指何哉若論博施濟衆則又只是此道理發揮成功處元不可與敬懼做工作兩頭看此是本領處百理完具無所不包不容有內外不容有取舍如曰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這裏有甚闕漏這裏渾渾都是一理徹上徹下貫內貫外都只是這箇流行若如一說則是分明有取舍分明有內外

如云甚底我當先做得甚底我姑未須做得這便是有內外這便是有取舍既有內外取舍則又安得謂一本耶若如愚說則必曰保自己是體萬物體萬物乃所以保自己這便是無內外處既無內外又安有取舍耶既無內外又無取舍這便是渾然一本處日用常行固自有及物處但朱子又嘗曰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然則只滿腔子惻隱之心便是化育萬物之理完全自足政不必於博施濟衆上究說功用也

碁盤說尤分明上一截如碁盤下一截如人下棋則所謂下棋者非下著這碁盤之碁而下著甚麼耶這便是人能弘道意如同胞吾與是道理處敬懼做工是人弘處

違曰悖德于時保之止惟肖者也

橫渠既說著上面道理於此卽教人做工發此保樂兩句以開導人其意已自完足但其喫緊爲人意尚有未盡者故又反辭重揭連聲嚴辭特下三二句以悚動防禁人既悚動得人正好著開導人故下卽放開路頭以望人勉人口其踐形惟肖者橫渠意似只如此

違曰等句只是既導人後又防人蹉跌意不可與保樂句平對看若惟肖句則是既防蹉跌却仍舊是勸導意

悖德曰賊不才等語分明只是同惡別稱屢致戒嚴意都是一樣直下句法不可分兩句作起語畱一句作申結惟肖句則分明是與不才曰賊悖德等三句反語摠對翻轉而作結也只看不才以上都無一字惟肖下才方下一也字便可見

若謂不才三句煩複可厭則夫子之責宰我只一事也而連言成事遂事以至於既往云而不厭獨何哉蓋責人而不厭煩所以深責之也警人而不厭複所以深警之也淡警之欲其勿如是也故下即有惟肖一句以開導而結之也

惡旨酒 止錫類

橫渠此段以下固皆是引事語但既引事后却都無引事之跡渾渾只是自說已意政不可泥跡說惡旨酒而今便只作遏人欲看既遏人欲則仁之全體將得其養何苦而泥其跡必謂及物行仁之一事又何必以窮知證之育英才只是與人為善意又何當乎無忝匪懈之語聖固是窮神知化賢固是無忝

匪懈然事各有類言各有當不可如此徇名立說轉  
沒交涉且就其事論之禹之惡旨酒疏儀狄只是自  
已窒慾何謂及物行仁之一事知後之有亡國固是  
遠識又何以遽見其為窮神知化如說禹元是窮神  
知化者元來既如此則今日想無不如此云得乎育  
才事自不消說

不施勞止其恭也

此下所說拘拘於聖賢之分而引類連說拳拳於名  
篇之語而逐段牽通一向差謬離本遠真遂至於不  
可收回甚非所望只如瞽瞍之舜獻公之申生固自

有間若天之舜天之申生又何有分別何至如是分  
聖分賢隔一相連生出無限支節耶

所謂既能顧養錫類則必有功效云云者大不安如  
此則無忝匪懈以下許多文字惟惡酒育才二義為  
著力處其餘却都只是自然之功效橫渠夫子喫緊  
為人不知費却多少言句而今被此解說便都沒氣  
力千萬不是切望速改

顧養底豫謂能顧父母之養則必見悅於父母云者  
此猶可說得若錫類待烹自相南北錫類則是育才  
之稱今謂既有育才之善則其效必事親而遭不幸

以至於見烹而後將有令名得乎

且底豫句則自有一功字

此功字只是非常事能做之謂非指效驗而言也

或可如此說今因此句之一功字遂連下句申生事  
途窮命迫有死無他死而見稱之恭寧亦作功字說  
得乎

所謂此皆引進頑人之意者蓋說得生慶死榮死必  
有令名等句想是心下亦自覺得不甚安穩故遂有  
此語然橫渠立言教人雖死生在前只令堅立著心  
恭修而待之此是什麼樣正大謹嚴又何至如是之  
崎嶇委曲以徒啓人謀功計獲之邪心也哉

體其受止伯奇也

橫渠此等句引彼明此都要人體此意做工夫充滿  
洋洋一句自是一句意若只如此說功說效相申相  
證却有甚意味

富貴止王汝於成也

富貴貧賤是人生天地合有底事而凡人所以徇人  
欲滅天理者却又都在厭貧迫憂驕富而恃福則其  
所謂厚生玉汝者皆所以敦勉浚勵以致其勤勤望  
人之意如言凡人生之所賦所遇無非是為仁之材  
料云則此句是次第合說底話恐非如所說之云云



也

橫渠此等句直是沉著痛快如活龍生虎然却又都穩帖在圈子內而今必欲繫其頭縛其尾引而曳之崎嶇偪仄之徑傷殘其皮骨毀剔其鱗甲而後已之然不知只這一條朽索子却便能縛得他住引得他動否

此卷辨時保處甚當此應不易但惡酒以下則不照本文正意處頗多此恐只是一時意見所使疑似而迷却真耳如顧養與底豫若可相連而今但待烹與順令若可相連處去却著跡連說之見則其餘當次第自正如曰我

固知引事之不可著跡而猶如此說則此與知道體之不可言形而必以方圓之圓執之未免同失如何如何愚說固知己所熟覷者但欲因此而得是正耳有未安者幸煩辨示

問金止庵

氣有原有流有屈有伸此渾然全體中又不易之大分也祖考是支流之已屈者也太虛是本原之方伸者也今求祖考於太虛是乃以支流而索本源以既屈而聚方伸望全體而失大分矣安在其二而一一而二者哉人之生也夫既得此以為形而至於之

死而之無也既歿而無也又安得復聚此以爲神而以資於享祀感應之間哉且一祖考也而以死化則既屈而遂無以祭祀則得伸而復聚此其理又何在哉喪祭之禮聖人所制也始死而招魂復魄斂而設重既葬而立主又建廟而妥之坐尸以憑之以至四時享祀燭蕭燎脂皆莫不於是焉致虔而猶恐其或疏也此其義蓋可知也何則祖考之氣既屈而歸也將渙然其遂散而莫之復致也則享祀報本於何乎依之然祖考之氣雖屈而游散其承祖考之氣以方伸者則子孫在焉夫子孫之於祖考是一氣流通而

無間斷者也故於祖考既屈之際卽及其未遂散而專子孫方伸之氣以承接而聚集之則祖考既屈之氣尙可以未至於遂散而有以聚之也於是乎子孫之哀慕惻愴者有所歸仰而享祀報本有依焉是以聖人之制斯禮也自喪至祭自重至主漸而就之常以集之何莫非因祖考既死之際已屈之餘而其子孫之精神誠敬所以接於祖考者常常繼續無絲毫相間焉夫然後祖考陟降常洋洋乎其在左右矣此其意義明白精密而忠誠懇惻又何如其至哉此萬世有家者所共謹守而不敢忽焉者也今謂祖考既

亡則氣遂無有而子孫之求祖考於祭祀者必取應於太虛之方伸而已也則聖人許多禮意都歸於虛設而廟中之主特一時臨祭依附之爲爾此又豈不大相戾者哉大抵祭祀之義有兩種祀於天地山川者其氣方伸故感應之際彼此易明祀於祖考人鬼者其氣已屈故召格之間對待難推是以致疑於祖考來格之說者常在於其氣之或散或無之爲未定也若但謂之散而未始無有也則其終必礙遂謂之無而未可謂散也則其理難測所以其說多礙而未定也苟於此處旣得明說則凡先儒所論若有異同

者皆可參透而一之推以求之享祀之際許多意義曲折皆儘有可說至如氣聚則靈如來說者則又尤當無疑也但神之與氣則誠不無精粗內外之別朱子所謂氣裏面神靈者恐不必深疑也蓋神者主乎氣而其運用精采處所謂不離於氣而不囿於氣者也如陰陽未便是神而陰陽之不測處乃神也闔闢未便是神而其一闔一闢之妙者是神也如所云清神濁神謂清濁皆有神則可謂清便是神濁便是神則未可也又如泛言之則氣切言之則露者此固未嘗無精粗內外之別也苟無精粗內外之不同則又

何切言泛言之可異哉且如人身之滿體流行者皆氣也而主乎此者則是心心即是神也今卽此祖考之神氣而言之求祖考於上下四方其肅然來者則氣也而神便在此然神則又却無肅然之可言者也如此則固未嘗兼言乎理而亦不害為差別於氣也愚見如此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又以為如何也凡此所陳皆未離於舊日之膠漆雖以來諭之明且該也尚未覺其釋然也幸復力賜根究一一就未達處正當刮剔也此必是於上一截未能信及故也舊所杜撰並呈一通於此當愈見其底蘊正好賜砭也

答馬戊伯

稽顙言前書垂示辱以言性見誨說心致詰至於前輩長書多至連幅者乃蒙手抄而价畀之眷眷焉必欲引而進之於斯道此意甚盛蓋有非區區言語所能為謝者也來諭言性兩說皆已精審但以鄙意觀之其專言者則似畧而無頭其對言者則又未見其直截成兩分明對立底界限故敢與舊所疑而今所辭者及說心諸語而並獻之幸試垂察而裁正之以終教焉又千萬之望也愚意竊以為仁只是箇人心裏面天理本真會生動底統體此箇本真動出處則

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若發處無這生意則和義禮智便都無了是四箇只是一箇此所謂包四者之說也若以陰陽對待兩立而言則仁便是箇生底意思義便是箇殺底意思禮則生之著而爲仁底一截智則殺之藏而爲義底一截此所謂對待之說也然若初非這箇生則所謂殺者是殺得甚底又若無這箇殺而只管生去則生理會須有窮時是則仁不能無義義不得離仁而所謂陰陽相根體用未始有二者蓋卽偏言而專言者初未嘗離是也此其義理體面似或粗可說得而體之於心其四端相

次之序有不能如說之云云者蓋四端之情原於陰陽四序之氣仁禮爲陽而仁配春禮配夏義智爲陰而義配秋智配冬天人一體其序之自然而不容已者固無彼此之差殊也今就此心應物處看則一似先有義之裁制乃有禮之節文而義與禮不免倒置而逆行焉有若與天地四序不相似者然此其可疑者故前日有所云云旣而思之似更有一說焉蓋當初不合將情便作節文看故其說有窒礙處蓋旣是節文則便似割斷分裂以後事故有義先禮後之疑然以節文訓禮是專指理而言若四端則是就此心

發用處說故禮之發只得爲恭敬辭遜之情而已蓋性中有節文故情上有恭遜而其覺此理之節文而發揮爲恭遜者則心也恭遜了又必得裁制而處之所應方始合宜而有節文其恭遜與裁制在心而以情言其合宜與節文在事而以理言此所謂不可將情便作節文看者也夫性之理有節文而在性言則是專指理而不帶心說既發了將性帶心說則其作用處當言恭遜不當言節文蓋所恭遜雖原於節文而恭遜是情上底節文是理上底故分說不得不如此恭遜而得義以裁制之事方有節文此節文則又

既應後離了心專就事上言蓋事上之理卽吾性分之理以性分之理應得事了事理斯得而其節文粲然者卽一與吾性理一般此則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而皆不帶心說故此兩處則皆可以節文言如義是在性中爲宜之理既發了在心說則爲斷制裁割而不直以宜言之既斷制裁割了就事上觀正得其宜一如吾性分之理是在性在事皆以宜言而在心說則只見其斷制裁割之功用如曰心是做功夫處者是也蓋理無爲心有作用底理不離作用作用不離理然理底自是一般模樣作用底又自是

一般模樣故禮多以訓節文而孟子之言四端處則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又曰恭敬之心禮也皆未嘗以節文爲言又如朱子之訓義處有曰心之制事之宜蓋在心則謂之制在事則謂之宜其立言不得不爾此等處可見其意也今以此意分析之就正應事時以情言者爲一截而其四端自然之序有不容亂者以既應了就事上觀者爲一截而又可見其四者不相離之妙處何以言之蓋仁是愛之初動處愛心之動便自然有一般恭遜搏節底意思擁出來決是無情慢放肆底模樣這便是禮次於仁底意思愛敬

底心只恁生出來沒思量底到得義便有裁量觀是處是將那愛敬底裁割斷制處這便是義次於禮底意思義是裁量到得智便分別得判然了無復可裁量這便是智次於義底意思此是正應事之一截而以情言爲四端自然底次序既應事了就事上觀以其有節文而謂之禮以其得宜而謂之義以辨明分別之得其正而謂之智以當天理純然之體而無少私邪而謂之仁此爲已應事之一截而就其一事之中而衆善之集自有不容相離之妙焉如此說得粗有可通之理蓋向所謂先有裁制後有節文之說是

不合將平鋪在事上面底禮來連那正應事之義底情說蓋混情與事而差却夫既應了底事上節文又安得不後於正應事底情上裁制不是名言之理有失所指之不得其倫也今但就情言則須以裁制連那恭遜說恭遜了必用裁制裁制箇甚底是裁制却那恭遜底此其禮義先後相次自然者多少大明白若就事說則又須以節文交互那得宜說以節文謂之禮以得宜謂之義蓋分情與事方應與已應比類倫次兩相分排而一齊明白矣然而於此又更有一說焉蓋就事上觀固可見四者不相離之妙然據其

事已就處言禮尤其是此理結果底一箇大統體如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禮之節文至於如此之多而何莫非此心所具之理而平鋪散在事物上故此心所應處千條萬端其跡則無往而非是禮也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又曰立於禮又曰爲國以禮又曰殷因於夏禮皆此意也然則就其不相離之中而其尤顯然粲然之跡則統體是箇禮而已也於此尤可見所應處純是節文而向所謂先裁制後節文之說益得其歸而節文之當就事上言者又愈見明白矣至若先儒四德發出無次第之云則恐是



專指其所主偏勝者而言之如云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之類是也此則以其所主之不同而各指其最盛者言之若以其四者自然相次不可闕一之序而言之則就其仁感上也自有義禮智禮感上也自有仁義智蓋此機一動四者自然相次而生驟觀之但見其所主偏勝迭見層出而畧無次第之可言者諦審之便知其至理流行終始闔闢而自有脉絡之不容紊者夫豈可以所主之迭用而直謂之發出無次第乎區區屢思止於如此故敢悉布之願明者之詳有以可

否焉幸甚幸甚至於心說之疑則此尤豈淺陋之所敢與知者耶然而既有明詰故試此仰對以爲重受誨之資焉蓋嘗聞之朱夫子之言曰心者氣之精爽此一句是後學說心之淵源而卽朱夫子他說心處亦皆可以此而推通之蓋旣曰氣之精爽則卽是氣而不是理可知雖是氣也而又特謂之精爽則其不可直謂之氣而必有所別異又可知也以此而觀則其於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之旨有何疑焉蓋理是一定底更無精粗氣則是有多少般數有清有濁有精有粗以至什佰千萬之異而統稱之曰氣若

心則是此氣上面發出精彩至虛至靈底如何便可謂之氣得其曰比理微有跡者蓋心是有作用底理是無作爲底故以心比理便覺有些痕跡但爲其至靈至靈作用得無可形象故不大段有跡而只是微有些子然此猶是對理之全無作爲者言若比諸氣之有呼有吸有往有來有寒有熱大段有跡者看則又只見其至虛至靈而一似無復跡之可言者故又曰比氣則自然又靈此其立言固當如是也然而語其分則心卽是氣也天下又安有非理非氣以兼理氣之物乎愚意大槩如是其精微曲折則有未能盡

究者亦願明者之卒教之也至若羨湖之書則其論性同氣異而不相雜處精覈明白而所引据推說又皆斑斑有稽若無復可疑者然而一邊之主其不同者又自皆有說焉何也今以此書言之如謂理無多寡亦無彼此云則彼一邊又有朱子所謂得是氣多則是理多得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多寡言邪之說來詰焉又如謂植物皆有仁義禮智則彼一邊又有朱子所謂枯槁之物有性無仁以爲不曾稟得這道理之說來詰焉明者於此試思之各下一轉語早以見教俾得以溫繹而講明之又區區之願也

暇日一賜惠然如何聞諸公方各以心說次第舉似於蘿山丈席云甚盛舉也塊居無從得觀幸爲我復出力萃衆論而錄之又必以丈席說先成一冊子共看勇則庶得其問答之萬一而必有所啓發勇不審兄意以爲如何

答金止菴

稽顙言雨中瞻戀政極忽拜手狀謹審靜候安重幸甚幸甚下示漢翁集中所辨農翁語已與高意相符願得他日一見以釋此昏蒙之見則豈不厚幸但尋常間妄意則竊謂農翁之意蓋以爲兼氣而言則所

稟之理有偏有全離氣而言則無物不全五性云耳且如言虎狼之仁蜂蟻之義於虎狼則只言仁而不言義於蜂蟻則只言義而不言仁此所謂兼氣而言者也若專言理則虎狼之仁便是蜂蟻之義也蜂蟻之義便是虎狼之仁也夫既能仁矣則勇不能義夫既能義矣則馬不能仁既仁既義則又烏復有不能於禮智信者矣乎故語本然則萬物一原也無餘欠也無彼此也兼於氣而言則人則稟夫理之全者也物則稟夫理之偏者也如虎狼則只稟得仁之理故終乎其生只見其仁而已也蜂蟻則只稟得義之理

故終乎其生只見其義而已也稟得來全故發得出來亦全稟得來偏故發得出來亦偏所得只有許多故所受用亦只有許多也莊周之言曰一受其成形不亡而待盡正謂此也若謂人物同具五性而其有偏全之異者由其發見之有不同云爾則是則所謂專就其理而論其本然者也非所謂兼氣而言者也夫豈可以執此而格夫犬牛人章集註之說乎集註之說正所謂氣質者焉而已矣兄長常於其稟字之義有所回護愚則深以爲不必然也妄嘗以爲集註之意蓋曰夫觀乎人物未生之初則其理者無不同

其氣者乃有異也及夫觀乎人物既生之後較其作用伎倆而各尋其所謂理與氣之所得同異多寡則氣也者在人在物都能爲知覺都能爲運動其模樣影象若無甚別異就其知覺運動之中因其當否真妄而驗乎其理之多少則人却都得其大全物乃僅稟其偏小大相懸隔此則專就其作用所能而斷其受生時所稟之多寡偏全耳夫專言理則固不可以拘於所稟而有所別異若兼言氣則苟其所稟不止於如是而已則其所發用胡止於如是而已耶且不觀乎發用而決其所稟之多寡則其又於何觀而知

之且所發用既如是之偏矣又惡在夫所稟之全且均耶明鏡稟鑑照之理也故所發用便能別妍辨媿水火稟燥濕之理也故所發用便能灼爛浸潤天下豈有所稟乃如是而所發用却如彼之理哉且如指水而言曰水也者只稟得濕之理者也不曾稟得燥之理者也指火而言曰火也者只稟得燥之理者也亦不會稟得濕之理者也此所謂由氣而言理者也亦何傷乎本然之無不全也若徒執夫本然之無不全也而於水也必謂其兼稟乎燥之理而但其發見者濕而已也於火也亦謂其兼稟乎濕之理而但其發

見者燥而已矣則豈非不通之甚者已乎朱門人嘗以庸首章之章句問諸先生曰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先生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卽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蜂蟻之義卽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全耳何嘗於牛於馬便具言健順仁義禮智之目乎亦何嘗於所稟處怕言有多寡偏全耶蓋帶牛馬名目而說則於牛身上馬身上叟不得仁義禮智字但旣云牛之性順則單就順字上便雖具言仁義禮智却覺得都無妨礙所謂兼氣離氣之說恐不過如此如何如何又如門人以

枯槁有性無仁之語質之則先生是之日元不會稟  
得這道理來又如云得是氣多則是理多得是氣少  
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多寡而言耶此等語極  
多不可枚舉人要須辨其兼氣與離氣而已何嘗硬  
樁定只言其發見之有偏全而都不敢說所稟之有  
多少也然則爲湖論以之持農翁此說以爲已證固  
不患其辨析之無說也而三淵與澁上之有所云云  
未知其如何也此則不可以妄見疑之也然區區素  
意本自如是故今承下示便敢具陳以盡其底裏而  
其可否之決則當俟批誨與澁集說而定之耳

上蘿山趙先生喪禮問目 附答語

始死告廟禮固無文但今世多行之者謂旣云有事  
則告矣今有大凶變安可不告與此說未審如何

答倘要亦有此意遵而行之恐無妨但未知通宗  
支可行耳

始死奠 大明禮是後家禮而從朱子者然亦依古  
禮存而不改則今亦似或可行而至襲又因之不改  
新此正古禮今皆從之未審如何但始死奠不巾臨  
襲而辟之旣事乃反而始巾之仍名襲奠是叅取儀  
禮家禮而爲之未審如何

蒼始死奠見於曾子問然備要不別見豈襲奠卽始死奠耶

古禮襲事無袴故用明衣乃便體今用袴則明衣未免皺襞爲不便體難用矣家禮無明衣而有汗衫儀禮義云家禮汗衫以代明衣也據此明衣似當不用未審如何

答禮無去明衣之文未知其必不用耳

古禮襲牀在舍牀東家禮則在舍牀西儀禮義疑之以爲在東者引而向外其義似不可易今人房室與古異制無論其牀之在東在西但引向外之義則似

當存而不改未審如何

答恐當

與隱谷許允衡問大學十三條

傳十章固所以釋夫子所誦傳之經也經一章則自三代時早已有之耶

篇題獨賴止次之是平連論孟而止分先後之序歟抑爲擡舉此書而直以輕重之分言之乎

章句明德之訓以心統性情者言之而先生又謂靈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則此四字固明德之正訓矣然傳首章乃所以釋明德矣而目之以天

之明命章句於此又以謂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  
所以爲德者德卽所謂虛靈不昧者是已則虛靈  
不昧之與明命却似不類此又如何而可通爲一  
耶

經傳中諸言德者皆指義理之得於心此獨直以心  
訓之何歟

八條目首句據下節當云欲平天下而今乃謂欲明  
明德於天下又經文則謂明已之明德也而章句  
則天下人明其明德耳何其言之不一歟

人之所以爲人性情心意等而已其理似無有異而

命名却有不同且如中庸則專言性情此必言心  
意者有何分別而然歟

格物致知內外合一格卽是致致卽是格本不可分  
說且如一物之理格則一物之知至此甚分明易  
見先生却謂格物零碎說致知全體說者何歟

毋自欺之云欺是掩人之不知此古今通訓此獨以  
自欺爲言殊甚差異蓋掩其不知方名爲欺已旣  
自知何得爲欺此本夾席所發問而向日諸公有  
所云云今當以何爲定論耶且自欺是知不至之  
連累耶抑意不誠之故犯歟



意誠心正先生謂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連斷之說果謂何歟又先生固據此兩章而言然推之則其義可通於其餘諸章歟

忿懣親愛等皆人所應有而有所與之其不正與辟立文正同此皆本未嘗有病而未之不能無失耳今偏指有所為病根似屬過分此當如何辭耶四有之為病語類作三節說事未來先有期待底心為一節事已過留在宵中為一節正應事有所偏重為一節三節雖分地頭然先有期待底便是雷在宵中者之所為留在胸中又是正應事時有所

偏重為其所動而然然則三節似只是一事而傳文之意又似以正應事時為說則四不得其正只當於當下說著病敗詳先生諸說每以先有是心為病根力說上面來由而不著緊正地頭何也

凡朱子解經其一字一句皆從本文中生出未嘗自添一語此其本法也而今於四有五辟章連下傳文所無之一察字以添足之何耶

傳十章三得失其所得所失通指上一節國與眾而言歟抑康誥之得失謂命也而君子之得失謂道歟

據前呈大學問目畧述鄙見復呈

第二條篇題說據獨賴之文似是歸重此篇言雖論孟之重猶處其次云爾蓋專以爲學次第言之故表章不得不然非直謂讀書之序當先此後彼而已也其下由是之是亦單指此篇不連論孟而爲言耳

第三條明德明命說明命主言理明德主言心此似不相類然心之所以爲明德以其能覺此理之故而非理則無所覺矣然則天之明命非吾之所得而爲德者而何哉

第四條諸言德說德訓得而已以心之所得而言則指其所得而以義理爲德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言則亦指其所得而以虛靈不昧爲德命名之義各有攸當何得以彼而疑此也

第五條明明德於天下說明明德者明德之體也新民者明德之用也謂之用則仍舊在明明德之內如有一民之未新卽是已德之未明故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正所以明吾之明德於天下耳章句之訓是正釋經文非推廣言之也

第六條性情心意說心者氣之靈也性則心所具之

理而情其流出來者也心有動靜而性情分焉性立乎其靜情行乎其動者也意則心之動而作用此情者也四者一體而有體用道器之分情是性底一截意是心底一截中庸從天命之性說起故言中言和大學從明明德說起故言心言意條理脉絡各有攸屬而不可亂也

第八條格物致知說物則有萬而散於天下知則惟一而全於吾心著於物而言則一物格固一物之知離而言之則吾心之知豈一物之格所能致哉先生說恐無可疑

第九條自欺說欺本誑人之名不當用於自己但不誠意者將以欺人也而人不可欺如下文見肺肝十目視之云則其究歸於自欺而已蓋斥其欺人之意繳而反之於其身目之以自欺所以極言其狼狽之意而已不必拘於掩不知之說過為牽強分私意本心如兩人

向日諸公有如此說者今允成亦云爾

而說合

之也若自欺之罪自致知者言則是知不至之連累自誠意者言則是意不誠之故犯如此看如何第十條忿懣親愛等說有所是著力語其下則字是決辭之其是順勢語其下而字是轉辭據此言有

所則其為不正已決言之其則轉而後生辟然則有所之獨為病根豈不明的歟

第十一條四有為病說此節必與下一節通貫說方透心不在是先有所忿懣等之說也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是四者不得其正之說也蓋心不在正由動而有所於彼之故也自其動於彼而言則謂之有所自其不在此而言則謂之不在明是一病不是二候也故先有所於彼則事之方來者當面不省而所先有者依舊自行如心不在方視而不見其形方食而不知其味之類也但下節自心上而移就身上

故言有少異耳

第十二條朱子解經說四有五辟皆不察之病則察之之為藥便已在其中矣先生蓋取諸傳文之意非補之云爾

第十三條三言得失說得失只是前面得國失國而語其所以得失之由則一節深一節耳如此者如何

與許允衡問論語學而八條

學是劈初頭第一箇字無上事之可尋不知學甚事是名為學如何做功夫方叟做時習學而時習又

如何而悅又意思如何方謂之悅耶

學而章集註言學以復其初爲要歸此朱先生開示後學之至意然所謂初者以厥初本然之理而言理則一也本無不善但受是理者必有氣以載之則氣之有萬不齊自其初而已然矣氣既不齊則理之在是氣者吾未見其一也藉令理同而氣異理無形而不能自爲須有形之氣以有爲者也今有形有爲之氣既已不齊則當因何修爲以復其無形無爲者之初也耶

論語一書仁是大關棧字然人有五性仁居其一今闕其四而舉其一何也且其所言不一或言孝悌爲爲仁本或言愛人或言克己復禮或言恭敬與忠其餘隨問各異者不可枚舉其旨謂何集註訓仁例以心之德愛之理而或先以心之德或先以愛之理其又或言無私當理亦復不一何也程子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同一仁也而有偏言專言之不同何也既其偏專之有異則其爲仁亦有彼此之殊與聖人言仁多言其爲之之方矣然亦豈無實體之可見今欲究之則當以何語爲最切耶

忠信之訓盡已以實程叔子之言也程子又曰忠信者表裏之謂也又曰忠信者以人而言之要之則實理也此兩語於盡已以實之云可參透而一之耶

則以學文將以治文藝之末耶則雖有餘力非君子之所宜學也將以考成法識事理耶則必須有餘力而及之恐又緩矣二說之言文孰爲正義歟雖曰未學是已學者耶是未學者耶若通已學而言則吳氏何以謂其流將至於廢學歟

溫良恭儉章胡氏以此章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

言安斥饒氏中和之氣之說饒氏則又以集註未易窺測語謝說三亦字謂皆寓抑揚之意二氏之說果皆當理耶

禮之用和爲貴是禮自有和耶是行禮人之和歟

答許允衡大學問目 辛巳

氣質二字先輩於此無所指的只以外面形殼泛論之而栗谷先生始以心言之心亦可以氣質言之歟若然則人之一心何當屬氣何當屬質歟臟腑支體是質也噓吸升降是氣也此則主於身而言者也以心而言則能知能覺者氣之爲也能守能

行者質之爲也自古言氣質者皆此意耳奚獨至栗谷而始之耶

敬之一字是聖學所以徹頭徹尾則聖經何書不以敬爲主而先儒獨於大學以敬爲主何歟大學一書主於心爲言者而敬是此心之主宰故尤於此書而言之歟然此等語恐涉滯泥似非聖賢之本旨如何如何

明德本心之說栗谷旣著之於聖學輯要此固吾東方不易之論而李霽霖異同條下多載明清講說或曰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或曰心非卽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或曰若曰心則仁義禮智之性固載心裏耳目四肢之慾亦出乎心諸說紛然莫非攻斥盧王溪本心之說彼皆非歟何以則勞破其說之非而一歸於正歟

語德而必以明目之者正指人所得之本明者爲言耳本明之體可言心而不可言性蓋纔說心則性固已在其中而但此所從言者主於心耳章句惟知其如此故以虛靈不昧訓之夫所謂虛靈不昧云者正以其於萬事萬理都能知覺故也苟一理之不能覺則豈虛靈不昧之謂也哉此心之與理所以妙合而

不能相離者也但其界分之間其別有不容亂者蓋  
所知所覺者其理也能知能覺者其靈也明德之稱  
正指其能覺之靈而非指其所覺之理也故斷之以  
靈靈不昧而不疑也其下復以具理應事繼之者非  
於靈靈不昧之外添說義理以助之乃是正說出虛  
靈不昧之實事耳蓋此箇靈靈不昧是有動有靜之  
物事而惟其虛靈不昧也故動而無所不覺於理因  
其動之無不覺而其靜之無不具者可知此心統性  
情之說也然則性情也體用也皆靈靈不昧者之因  
動靜而所自有者也纔說心則性情體用不待兼舉

而自具纔說靈靈不昧則具之應之不待覆說而已  
該故先生又謂靈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正謂  
此也章句之旨蓋是如此而所謂虛靈不昧之實體  
則乃此心之本然與理爲一無毫髮之隔礙者耳故  
先儒又有本心之說乃是祖述章句而得其旨者也  
此其意義之明白確實在後學所當玩索受用之不  
暇而何容措異辭於其間哉來諭所舉明清諸儒之  
說今未見其首末則有不可以妄加皂白者然姑就  
其一二言句而論之蓋皆不究乎心性分合之妙而  
隨前人影響大失其真者也其曰兼身心性情云者



蓋因明德小注第一條朱子之言

按語類此本門人問辭而小注誤

而錯認語意集合攪混不分其客主者也其曰合體用云者蓋因章句眾理萬事之云而不察乎其曰具曰應曰者者之盡指夫虛靈不昧而為言之意也其曰心非明德心所具明德云者蓋因章句既言虛靈又言具理應事之文而差者也夫德只訓得而已其所得為仁義禮智則謂德性所得為虛靈不昧則謂明德隨其所得各自為名而不相假借既云得於天而虛靈不昧則訓明德意已盡若以虛靈不昧為不足於德而必須眾理萬事之語然后為德則是拘於

他訓而不察乎本經命名之意也其曰耳目四支之欲亦出於心云者則徒知夫心之不能無善惡而不究乎本然之心即心即性有天理無人欲之妙也前後諸說其差失雖有不同者而要其歸則皆不明乎心與性之故也以此之見不知反求而汲汲乎攻前人之是務則其亦近世末學之弊為可以鑑戒而知所懼者哉

致知二字王陽明以致良知為言當時雖欲有辨明者而學識言論不足以敵彼之口服彼之心邪說之駕一世久矣不知王氏當初有何所見而執

迷如此耶願相與辨明昭晰何如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理也氣也而已也理氣之所以爲理氣一也二也而已也一二之於以言理氣推之其遠矣乎夫所謂一二也者有一也者有二也者有一而二二而一也者一也二也者以言乎其實體之不易也一而二二而一也者以言乎其妙用之分合也易大傳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無形故一有形故二二則生於是者有內外也有彼此也有上下也有本末也以及至於無筭而皆有二焉一則根於是者無內外也無彼此也無上下也無本末也以及至於

無筭而無不一焉此實體不易之說也大傳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而一陰一陽之者道故一而二道卽乎陰陽而未始離乎陰陽故二而一二而一則陰陽非道而陰陽之千變萬化無一之非道也一而二則道卽陰陽而道之冲漠無朕實不囿於陰陽也此妙用分合之說也之二說也究之則歸於一也一者何也形而上下之分而已也惟形而上也故妙而主於作爲之用而不自涉於作爲於是乎常一惟形而下也故麤而專於作爲之機而常有跡於作爲於是乎有二是則一而二二而一也者實原於一

也二也者而一也二也之所以一所以二者則又原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之故而已也天地之本惟其如此也故人之爲道也必明乎二者之分而常以理爲主然後大本始立由此而推之萬事萬物鉅細精粗凡天下之散殊差別者舉皆一以貫之而無外譬之沿源而下萬派千流皆達焉循本而上千枝萬葉皆序焉苟其不然昧於二者之分而認氣爲理則本末顛倒豪釐之差謬以千里以爲精也而實未得其精以爲內也而實遺乎其內得於此則失於彼得於彼則失於此其所以黽勉勤苦而僅執以爲一者破

壞零碎以至於什百千萬之多而不止焉譬之挈裘者不持其領無一毛之或順也舉網者不提其綱無一目之或張也由前之說則所謂本天之學吾聖人大正至中之宗旨也由後之說則所謂本心之學老聃釋氏一切叛道背教之邪說也凡此皆所以祖述程朱之緒餘而非愚之創見也惜乎陽明子之生於程朱之後而其爲學也卒似乎愚之後說也何以言之以其致良知之謂也愚請得因是而詳之明人之記陽明子也謂其初從事於格致之學疑其心與理爲二而卒無得焉出入於老佛者久之旣以處患難

而有悟謂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因爲致良知之學焉夫彼所謂良知者豈不本於孟氏之說乎孟氏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彼然而甘之也夫孟氏之所謂之人者謂聖人耶抑常人耶愛親敬兄人之最切而至近者故凡有秉彝之性者舉皆自然而知耳然奚獨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見善而好見惡而惡皆是也而此獨於其近者而言之也然其所謂知者果能如大舜周公之爲至耶抑猶有待乎就此加格而遂致之者耶且置是也請原其本而言之人之所以爲心也性也天地之理也氣也心卽其氣也

性卽其理也氣之極清而心無所蔽則天理自然昭著如陰陽之順度而道無所礙此良知之本體而所謂理氣之二而一者也良知非天理也而良知之所知乃天理也則亦如陰陽之所行者是道而陰陽非道也所謂一而二者也然此惟聖人爲可以當之而聖人之學又未嘗恃此而自足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問禮問官而學樂焉兼內外該本末而不之或廢也是則明乎氣二理一之體而貫萬殊以爲一本者也夫以理一而氣二也故不能無清濁粹駁之異自聖人以下則良知之體已有

所拘蔽而不得其全矣聖人爲是之悶而念夫欲復其良知之本體者必賴乎明於理而欲明乎理者又不卽於物而格之則其道無由也蓋以理不離氣也故天下之理雖冲漠無朕而未有超然獨立於無物之地者也性無內外也故天下之物雖散殊在外而舉皆渾然全具於吾性之內者也是以必卽物而格之然後門路有從入功夫有據依而理可得而至知可得而致也然必有以養之也故先之以小學之教搏節恭敬以培植乎其有知之源然後可以達之也故繼之以大學之法格物窮理以究極乎其有知之

量內外大小交修並進而互發明焉及其物之在彼者旣詣其極而知之在我者隨所詣而無不到焉則良知之體居然復全於我而天下之理果無彼此內外之間也旣其知之明也則事事物物無豪髮之可疑而於以進於誠意正心修身也如水之滔滔而無礙焉意旣誠心旣正而身旣修則天下國家有不足言者矣此儒者之學所以極全無偏而建天地質鬼神而不疑不悖者也吾夫子之所以爲教之旨旣如此矣而朱子之章句蓋因程子之意而又加詳焉者也其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云者卽良知之謂也其

曰理未窮而知未至云者卽氣質有蔽之謂也其曰因已知而益窮之以至於豁然貫通云者則卽物明理以祛其有蔽之累而復全其本體之謂也此其意義功用明白精確發明經旨無復餘蘊循之而入則舉可至於聖賢之域反之而背則難乎免於愚不肖之歸此程朱之學所以直接乎千五百年已墜之緒而大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今陽明子之學也以求理於物爲義外之學而創爲反躬致知之說舉程朱之訓而一切以反之夫義外之說金谿已以之斥朱子而朱子已有所辨明者也金谿之說蓋曰考事物

講文義以務取於外是告子義外之學朱子則曰以文義事物爲外而不求却是告子之學耳朱子之辨簡而已明雖不及其所以然者而明者見之已了然矣夫合內外爲一而無分於內外者爲有外耶專於內而遺於外判而二之者爲有外也且非獨於義也天下之物無有不貫內外而不然獨立者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鼻之於臭味也真元之於外氣也皆是也色非目有也而目以視爲性聲非耳有也而耳以聽爲性臭味之非口鼻有也而口鼻以辨臭味爲性外氣之非真元有也而真元以資外氣爲生

初庵集 卷三 四十五  
此童孺之所共知也而陽明子乃踵舊謬而不反判  
吾性與物理而二之是可謂明於氣二理一之體者  
乎陽明子又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陽明子以謂良知是氣之能  
知能覺者耶則氣質有蔽之餘不致力於格物窮理  
以開之而遽致之於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又如何而  
得其理耶以謂良知卽天理如其所謂良知卽未發  
之中之云耶則良知之於天理卽氣之於理也氣之  
所行皆理也而氣不可謂之理則良知之所知固天  
理而良知非天理也是可謂明乎一而二之分者乎

陽明子又訓格爲正而以格也物也混而置之於格  
致誠正之位泯其序而互言之謂心也意也知也之  
外無物而有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  
之說焉謂物之外無心也意也知也而有正其物之  
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之說焉怪哉其言之亂  
雜而無章也夫心也意也知也一物三名而有體用  
之分焉心卽其體也意卽其用也知則專一心之靈  
覺以管乎理者也而物則其理之所在也體之靜者  
本未有病而病常因於用之動者故欲其體之無不  
正者必先誠乎其用此以動靜而分先後也用之不

能無雜常因乎知之不能皆盡故欲其用之無不誠者必先乎盡其知此以知行而分先後也若夫知之不盡則固因乎理之不到而欲盡其知者卽在乎窮至其物而無先後之可分故言在以別之及其物既到於彼則知自盡於此知既盡則理皆有定而用自然誠用既誠則物無所累而體自然正此其析之秩然有序本末有分內外有殊而合之自然貫通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無復內外本末之可言者也蓋氣之不得無分猶理之不能不一易置而混設之則交相病而兩皆失焉今陽明子於所不當分者既分而

二之矣則於所當分者反合而一之自心而言則引彼物而強納之於心內自物而言則黜此心而力致之於物內以此交彼以彼互此盡心力以求其一而兩緒三頭已不勝其紛然而對立矣且其所謂格物之說則心也意也知也既歷落而各自有一項之物所謂誠正致之說則心也意也知也又部分而盡統於一物之下動靜皆有物之可格誠正盡無分於格物依而讀之如膠投漆如葛纏藤使人腹煩而心悶嗚呼其誣經亂道倒行而逆施也一至於此哉蓋其所謂心也意也知也非吾所謂心也意也知也而致



知格物一切取諸其胷臆之中而爲之故其說之謬不得不然要其歸則職由於認氣爲理氣爲之主而於本末內外之際不當分而分之所當分而不分之故也是可謂明乎形而上下之分者乎獨其所謂默坐澄心克己復禮以主其良知本然之體者爲近於二而一者而粗可以見其效矣然其所以受病於當年而波蕩於後生者正在於此蓋以其高明超詣之資出入於儒宗禪悅之間識見操守固有以過人者而收斂近裏之際靜而畧窺其影響動而粗襲其端緒瞥然之頃遂自歡喜以爲吾性之昭昭靈靈者體

用自具不待外求而由此推廣自當至於明盡之地耳遂傲然以致良知三字自標其學以爲真得乎孔孟以來不傳之正脉而時以語人又頗有警切聳動人者故人之厭實功而樂簡便者靡然以趨之以至於今而未已也然自吾儒主理之學而言之則靜存動察乃本分自然之常程初非詭異之事也故程子於是乎有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焉又有格物須立誠意以格之之說焉又有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之說焉朱子於是乎有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而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之說焉又

有存養者存其所求之理窮理者窮其所存之心之說焉此皆以理為主也故動靜之際皆有準則而心得其本然矣今陽明子認心爲理而直主於心則心無所準則矣其所謂克己也吾恐其所克未必是己也其所謂復禮也吾恐其所復未必皆禮也靜而澄心吾不知其所養爲何物也動而應事吾恐其良知不露氣質肆行而莫之知也然則昔人所謂所同莫有甚於此段而所異亦莫有甚於此段者也而何二而一之足論哉夫所謂致良知之說畧而辨之其失有如此者而一言以道之則昧於道器之分而認心

爲理之過也夫理氣者天地聖人之淵源其分在豪忽之間而一有差失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學者其可不慎思而明辨之者哉若陽明子之學則托於儒而駕其禪者也今考其他說則其曰心無動靜者固認心爲理之說而但知真妄之爲動靜不知真動靜之亦未始非動非靜者也其曰性無善惡則宋僧常揔之餘論而又認性以爲心者也其曰時時無是無非則倣於吾儒無可無不可之說而實則其門無修無爲之義也其曰知行合一則疑於吾儒安行主知之意而實則其門尚神識而遺事物之諦也其曰心

在物爲理如心在事父爲孝云則引程子之言只添  
一心字而實則其門一切萬象惟心造之見也其曰  
收斂是主而發散不得已則又明是寂滅禪宗耳其  
他言語如性無內外學無內外等說言之則皆是而  
究其意則舉皆異於吾儒之本旨信乎江西一派之  
矯傳而所謂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而陰祖用其  
說者也且又考之言語氣象之際見其爲人也氣輕  
而質拗涉乎學也未深而自信太過開口泚筆動自  
標置無復深厚退讓之風急於伸己諱人之意土窟  
之守也而謂水在是孔隙之窺也而謂明無他把持

作弄以爲竒特而輕肆詆排於大儒先生如大明中  
天甘閉目而不之省也旣以自誤而又以誤人其亦  
可惡而可哀也已矣

先儒以爲意味誠全是知未至然則必待行之皆  
是而後謂之知歟

知之淺淺有許多般數領是真知方可謂之知旣真  
知未有行之不是者則謂行之皆是而後方謂之知  
不亦宜乎

傳二章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何歟此有小注許  
東陽說而近者南中有講此義者以爲德吾德也

吾當明之善吾善也吾當止焉至於新民則不可  
以直說新民故傳二章自當如此說去此說果何  
如歟

新民精神本領都在自新上自家一面自新民便一  
面自新自家自新之功繼繼不已民之自新亦疊疊  
而益深自家但就民之自新處畧加些點化所謂鼓  
之舞之以振起之者是已此自新乃所以爲新民之  
正傳若不能自新而徒欲新民則所謂新民更沒著  
力處故此下諸章說家國天下皆未始須更離身已  
說此正是著緊眼目處不可只如此草草解說過也

東陽說固自好但作新之作便是新底意不必專就  
字面上立說耳

大學既有三綱八條而復有知止能得一條何歟  
此一條與三綱八條有先後次第之可言歟

三綱中止至善雖非別項而二綱之所輸灌準的處  
却全在於此一綱故纔列三綱便又說出此一節以  
重明止至善之意而歷陳知與得之次第節級使人  
知用功要歸之所在驟看說得似虛而其實却可配  
得第一節正如八條後一節只是覆說前八條之功  
效而其互相發明處却可以配得前一節故八條之

前節承三綱節後節承此一節其意脉之貫穿鋪排之齊整有不可以移動者後來諸儒之紛紜恐皆未察乎此意耳

止至善皆有知行之可言知之至善則可止於何處行之至善則可止於何處歟

且如君之仁臣之敬知到仁敬之十分盡處而不去是知之止至善行到仁敬之十分盡處而不遷是行之止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似是泛言凡物有本末凡事有始終而章句及諸儒之說皆以明新爲本末知

得爲終始而至以事物二字分屬於明德新民知止能得然則事物二字果不得移易說歟

凡經傳中上下文相蒙處無有一字句不相承而公然泛及者此古人言語通貫縝密處且人與己不可以事言知與得不可以物言則章句說又如何可易耶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夫成已成物自有本末先後學者當先其本後其末今欲明明德而便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歟

論規模之大則成物在成己之中論節目之詳則格

致誠正在齊治平之先此節却爲逆推功夫故從平天下說起因以見明明德規模如是之大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是謂物理自到極處歟意到物理之極處歟章句物理之極處口訣當如何讀之歟  
是物理之自到極處耳然非物理之自到乃吾知之使之然也顧其立文不得不如此者且分兩邊而各解之物則從物邊說知則從知邊說不相攙亂故如其各自到之意耳極處下口訣似當如吾心之所知之口訣而已

大學舊本頗有錯簡云云舊本指何本歟

舊本是禮記內本篇鄭註本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綿蠻黃鳥止于邱隅兩詩所說止字之義有何淺深不同而先後歷舉言之歟

上止是說止之之地下止是說止之之者各有所當止之處故當知所止而止之此其深淺相次之意歟聽訟章言此謂知本此本字與經一章物有本末之本字修身爲本之本字有同異之可言歟

同一本字恐無異義

禮記集解

答金煥亨喪禮問目

甲午續稿

為人後者於本生父在母喪中練祭與私親兄弟同練其服耶抑仍其衰絰而不練耶則輕者有反重於重者之嫌矣奈何

父在母喪具三年之體故十一月而練出系者則期服而已故只如兄弟子之盡其期而不練是乃輕之也何謂有反重之嫌耶

小祥後朔望會哭侄孫已除服者吉冠黑帶耶素服白帶耶

雖已除服朔望會哭則素服無疑耳

父先亾母從葬而三年之內遇俗節則於墓祭無祝而一獻行事耶服衰而如上食儀耶或先祭父後祭母云則一日亦可再祭耶正至叅禮亦如上食儀而當有降殺之節否

以孝巾直領並祭前後葬而如上食儀似當正至等節奠於几筵亦當如上食而無降殺之節耳

祠土地亦當無祝耶

土地則外神耳使服輕者祭之如常儀似當若無人可代則主人以孝巾直領單獻行之恐宜

服圖云夫為人後則從夫服為本生舅姑服大功

云蓋婦從夫服舅姑齊斬則何必夫為人後者之婦不從其夫服期而降之大功耶

其夫降服期如兄弟子之於伯叔父母則其婦自當如兄弟子之婦而服大功矣凡五服婦從夫服而皆差降之此是制服正法不容有斑駁處無緣於此獨許其婦同其夫降為期也況古禮舅姑服本大功至開元禮乃升為斬齊今其夫降至期則其妻之降還大功尤其理宜也耶

答崔柱碩孟子問目十條

戊戌○以上皆經禮問答而別為卷

告子性無善無不善註云近世蘓氏胡氏之說蓋

如此竊想告子直以知覺運動為性則初無善惡之可分也二氏之說蓋謂渾然之至善惡二字着不得也其擬義名言得無所異乎

二氏謂性之渾然無惡之可對故不可以善名此似擡尊本性極於其至然殊不知天下之理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無有不相對而特然獨立者性之本善與其流之不能無惡者相對為言乃極分明而正得其理若曰非善非惡則是如非陰非陽之云者天下無有如是之物矣然則其歸不至於無善無惡之可分而謂之何哉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語意似若因其情而能做出萬事者是才也而註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然則其材質二字疑若有形質之可言豈非與人之能者畧相反乎

孟子之意謂情之流出來而能爲善者是才也人但不爲耳非不能也集註所云之材質猶言材幹是謂能爲此之材料器具也且氣質二字知底是氣行底是質此質字非形質之謂也

恭敬之心禮也註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夫是四者並就動上言之則此敬

字是就禮之發於中者言之乎

恭外敬中俱就動上說政如忠信表裏之謂也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註云民所秉執之常性則固是言性而又云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則便若推之以情得無矛盾否

有是性故有是情情上便見得性蓋彝是常性而好惡是情說著好字卽是說情故夫子辭此詩就好是懿德上著一故字已極分明

二之則不是云者疑若理氣二者雖不可相雜而亦不可以相離也語類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

性者是也其義何如

性既本善則塗人皆堯舜矣愚不肖之不善是何自而生也是因物欲之陷溺而然耳性本善物欲何自而生耶究其說必也說出氣之一字以謂氣有不齊故云然其義乃盡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氣雖不齊而性之本體則未嘗不善故其善端之發雖桀跖亦不能無之但以人欲之極隨卽蔽錮而不自覺知耳因人欲之蔽錮而遂謂其本無善性則是全昧其大本矣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統而言之則性之本善氣亦本清卽氣卽性無有彼此至如氣之不齊理亦

隨而各殊未有無是理而獨有是氣者故曰二之則不是夫既曰論性不論氣又曰論氣不論性云云則却似可分開而二之故復轉出下一句以明夫論性處氣便在其中論氣處性便在其中雖欲二之有不可得之意耳非直疊語以解上二句之義而已也大抵理氣之說不離不雜兩言盡之須於不相離處見其不相雜於不相雜處見其不相離政惟離合者乃見其妙耳

程子才者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此性字雖與本然者有異而其於才字相

去遠矣今云爾者無乃以才性皆就氣上言者故姑謂之是也耶

氣質之性是就氣之用事處始可言氣之用事則是情之發出處而情之發出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是才也然則才卽是氣質氣質卽是才夫何相遠之有氣質之性固是以理兼氣而言者才亦是離箇理不得如才與不才之云固已帶理而說氣何嘗離於理理何嘗離於氣也且如人之昏明強弱智愚賢不肖之類是氣質之性也而獨不可謂之才乎

食色性也章語類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

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竊意仁內所以解食色性也之義則不當別爲一截也其義如何

大凡天下之物其是非曲折乃其物之義理耳若單指其物則無曲折無是非只是物而已告子食色性也之云乃其認氣爲理之本證氣便是物耳夫認氣爲理乃指其物而遺其理者也故以食色爲性食色是無曲折無是非底故自爲一截而下面仁內義外之云則稍走作說到義理曲折處故又自爲一截其下白之謂白與夫犬牛人性之同異皆可以此推而得之耳

白之謂白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云云疑此白羽  
以下方說到凡物同謂之地而上二截則只就其  
所見者而直言之白者謂之白黑者謂之黑也  
白之謂白已包白羽以下之意故集註於當句內蚤  
已說開了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此若以動靜言  
之則在物者爲體在我者爲用而以事理言之則  
在我者當爲體在物者當爲用也程子此說以理  
爲體而以義爲用乎抑以在我者爲體而在物者  
爲用乎

天下無性外之物凡在物之理皆在吾性分之內無  
內外無彼我一而已矣以其未動而言故謂之理謂  
之體及其動也以在我之理處是物而合其宜則謂  
之義謂之用也且如老者安之其安之理自在老者  
身上所謂在物爲理者而其當安之之理卽在吾性  
分之內皆所謂理也體也無彼我內外之殊及其遇  
老者也知其當安而便去安之是乃正得其宜所謂  
義也用也此程子理義體用之說也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則似指真知  
義理之好者而語類云不要高看只是低看是就

眾人言者如何

口之同嗜心之同然是正說本然之性則理義悅心  
芻豢悅口之云固不要高者只就眾人言之耳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三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四

書

與姊婚李景浩

壬申  
舊稿

辭攜舍悵馳慮長途之餘恭承惠狀滿幅媿媿倘審  
行軒穩稅定居愜意慰瀉傾倒如渴得飲也信後匝  
月夏不審此寒兄候萬勝閤內一揀安好耶韓大雅  
士龍氏與季孝甫並皆康福耶時相從想不寂寥樂  
土高朋真愜夙心可賀可賀但想新居生事四壁徒  
立小屋短婢專貽我姊氏憂此段極令人怏怏然既  
已贊助之又從而埋怨之真成兩截心實是難克下

又堪自笑也居既滿月矣凡百如何但相依處甚好  
必無齟齬惟願加餐讀書真得友朋之益無專爲家  
人生業校計豐歉也殷兒衝寒上程深慮深慮便信  
似甚難得日後想甚煩惱人也餘不備謹式

答金悌五

甲戌

久不見甚相戀承示傾慰矧審侍履安廸而讀書之  
勤篤者乎平日相期政不凡近頃者之云實出肺腑  
乃得不外有翻然改塗之意慰幸有不可言者但須  
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不必謀功計效如諸葛亮所  
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

者此是大規模實心地語千萬認取久後自有成就  
若如此思前筭後則永無緣成就也示說乍看草報  
未能詳悉然大意當不出此更細玩之然近思當卒  
業何爲徑及中庸耶只此便是急責効底燥心虛慾  
幸痛革之學是至廣大底事如此急不得也拙積殃  
酷罰竟失幼小奈何奈何

慰岱淵李公勉伯別紙

丙子

竊伏念先尊吏德業文章負抱宏濶命與時違歛焉  
以終邦人有識所共歸譏於時然要之以終始本末  
之論則於今雖晦而於後則顯於國雖屯而於家則

肥以此觀彼孰豐孰畜孰長孰短且復兄年至五旬尚享俱存之樂天之於孝子不爲不厚今雖偕喪之痛交切而猶之有可以自慰者望哀兄大證之餘切自寬抑無至以孝傷孝之地千萬千萬某蒙幸於先尊長撫摩提誨比同於門人弟子之列生平孤陋得此於世蓋寡矣違拜以來居然八九年私居汨汨雖未得以時省候瞻望存慕實有山斗之重今身已矣德容無從而復仰緒言無地而復奉引領遐望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言念疇昔理當匍匐伏哭於筵几之下以少伸區區慕仰之餘懷而子婚在邇重有叔母

之疾遂此未果俛仰愧負無以爲喻重念哀兄流寓貧窶之中荐遭大事凡具理難忤心畧聞所抵崔就文書令人於邑顧無絲豪力以相攀援祇增永歎而已襄奉之期定在何日耶謹茲句得役夫數人之雇托就文轉達耳

與金穉仰

秋清政佳想惟經履益勝懸溯懸溯聞鼎元還家時相見否頃所謂昏媾吾前後再發言而君再皆與聞矣及今有要須與君言者大凡擇對必須以其相對者雖父母之欲豈可以此之無似強彼之賢而求也

初庵集 卷四  
三  
哉然此不欲多談大要是鼎元女穉度男耳秦晉重  
好子女多社在吾兩家理所必然所以再發之於口  
非偶然而已而鼎元亦既再然之美近室人造謁吾  
妹適見鼎元女眷眷不能忘情又如聞鼎元家至親  
僉議亦未有不可者特鼎元尚未之大定耳念鼎元  
以至慈之情無內子相議又憐其資美而早失恃也  
所以難慎至於如此此固當任其自然耳然彼此遲  
疑久而不決又恐非吾與鼎元間事君旣與鼎元相  
好人倫之際無不與知此朋友之職耳須以一言助  
決使兩家早有定志也節日隔宵想必登壠將事耳

此亦如之多忙不宣

與韓景和

平日知老兄早自有立遍叅於諸先達聞見弘多如  
少弟年微識淺獨徃徃倚老兄與有所聞私竊銘感  
今茲之夢所記辭語明白正大先人之心猶若炯炯  
在紙三復感涕不能已已家間舊物零落殆盡然所  
有衣藏所題富貴貧賤浮雲太虛之語亦其類也一  
豆翁真知我足窩公者然老兄於二翁下世數十年  
之後乃能以夢寐得其平日所未聞之良誨若非誠  
心之無間於幽明遠近安能如此而又烏可以春夢



之荒忽歸之哉少弟頽惰迂妄其於家庭先訓荒墜  
實多今承來示忽不覺忝然沮喪卽願以此紙銘座右  
不至於終迷也然亦豈可必哉總希老兄之誘掖  
忘審此寒侍候安重伏慰伏慰少弟寒感轉加夜不  
安寐似聞講會重始以少一而停退甚覺匪安餘不  
備謝禮

答金悌五丁亥

頃者之訪違未展覲迄庸悵惘茲承端狀仍審侍綵  
增康慰如對討某狀如昔耳示意縷縷傾寫衷曲適  
此歲暮塊居追念往時從游諸公曠然若異世惟此

龍鍾遺餘在地上髣髴遽又如許而其所存所得視  
諸公不幸短命之時不翅不及其百十之一二政自  
悼懼而已乃獲賢者憤悱自訟之語其爲起余之喜  
實不淺淺嘗謂比來人質多凡環顧其中可與共爲  
此學者實未易多得每與同志語及其諸意屬皆在  
於賢者愚亦謂然但賢者年來常以疾病爲苦藥裹  
不離於身杜門索居以自養痾遂已許多歲月矣經  
不云乎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不云乎  
樂取諸人以爲善離羣索居古人所病有志者豈可  
如此此賢者之所以因循至此者一也若其爲學之

方遜志務敏是古人至論要訓而博學之審問之卽是遜敏之地頭也今賢以識辭之明悟不肯低心下意博取衆見隱然有獨行踽踽之意此其爲志褊滯枯槁將無緣到得正大高明之域此又其二也若所謂私欲分數則人欲亦自多般不必世間榮辱只自家沈溺昏墊而不能自拔處皆是此則須痛自思量究見其病痛起處未可便自謂寡欲而可爲進德之基矣如何如何雖然觀賢滿幅悃悃實是撥轉收回勇猛奮起之一大好消息須是時時刻刻連自提掇勿令放退此意以爲真的下功之田地根本則從此

門戶路程正好相商量無憫無憫

答張生之琬

已丑續稿

阻晤逾年每懷耿耿時一南望祇益黯然而已際茲承問連章累牘開心見意悉出悃悃顧有深於合席促膝之時三復增感不可已已信后冬春又已相代恭惟聯絲奉歡天相孝友一向康福耶某舊業日荒衰相日進其無聞而死也必矣奈何奈何所示指意懇惻刺骨洞髓令人有慨然感歎者但人生隨緣守分窮通得喪不問所值如何惟爲其所當爲而已則天下之理隨寓隨足無所欠闕如所謂在坑滿坑在

谷滿谷無暇有不足於此而求爲於彼之心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古人切至之論也望須常存此心隨所在而泰然則卽此是學又何容少許切怛於其間耶若統論爲學綱領條貫則學只是學所以爲人之道而已人生稟天地之性以爲性而統之在心大而天地萬物邇而彝倫日用皆其素有但心無所主則易流於物而天地之理昏焉故必先自整頓常切照管不使之頃刻放失有以爲事物之主而不爲其所侵奪則天理之素有者自然有漸次開明之道此其綱領之大者也心既有主理固在是矣然以其

氣質之不能無蔽此心未便是本然之明而其所知未便是天理之全也則又不可以直任其僅存而自行也故又必輔之以窮理講學以盡其明之之方然後理始得其全而心始復其本矣此又其條貫之不得不然者也此箇兩端雖有小大本末之分而其相資相須之體則如車輪鳥翼而不可偏廢前修之訓實不我欺矣夫旣爲人不可不求人道則莫問是賢是愚是貴是賤都舍此兩端不得舍之不可以爲人至如學之成與不成道之至與不至則固非初學立心之所暇豫校而蚤度之也區區所聞蓋嘗如此故

前日荷相與之勤畧發其端如所謂位天地育萬物固爲學之極功然據人道而說則此只是平常話頭非彈壓百家目無千古之云也深感俯詢之意復此覩縷如有未當幸反復之千萬千萬所示碣文極愛古奧而恐太晦澹不明的既承辱問竊不自外畧以已意點竄別錄以呈愧悚愧悚射儀參無見在者又難借副未獲如示可歎金雅想時相從近况如何最好談討而復面未易期惟時往來於心耳來書署以前至月而到此則今仲春矣間又爲役事所縻在外一月有餘今始修謝如戒付便又未知何時得徹益

覺忡悵

慰沙谷李校理別紙

某復白頃年先府君臨枉之時竊矚氣貌顏色無甚異於曩昔意謂哀執事榮養之日尚可長久浚以慰幸春間雖聞愆候未便爲憲今卒不幸至此此果何爲而然耶哀執事半生菽水之餘惟以祿仕逮養爲急近復得宰下邑而捧檄屬耳哭苦遽然竊想哀執事於此尤有所不能堪忍者然至情無窮而大命難造且哀執事向日專城之奉未爲不少自伸於當年者幸惟仰體慈念深自寬抑無至傷性以爲後日終

身之孝之地千萬千萬其寡陋素無四方之交獨幸  
獲私於先尊兩世竊以自足平生今皆已矣不可復  
得於此世矣痛如之何承計之日即當赴哭而衰病  
相仍恟於舟楫卒未如志所構祭文與薄具托崔生  
柱頌代之薦獻愧負平生無以爲悼總惟哀察

答崔柱頌

庚寅

今茲尚熙之來得審寓履清穩慰同對晤拙狀漸臻  
舊境但不能讀書如願此爲可恨耳前書旣以立本  
功夫奉勸矣果能實下功夫則次第條貫固當瞭然  
而鳶魚飛躍尤是日用喫緊處如曉得此意則卽此

行住坐卧事親事長通只是此意思蓋從上聖賢實  
見得此箇道理故左來右去只見天理無復人欲天  
生此人元來如此只爲與天地萬物分形分氣生出  
一套私意坐此汨沒一生殊甚可哀平日讀書畧畧  
窺得此箇意思但道力衰薄不能躬到實踐此爲可  
愧至於所言義意則實不相瞞必須依此曉解方有  
做功處千萬加意實所願望晦間不必罷歸延至月  
初亦無妨如何如何

與崔進士漢綺

庚寅

著述本非爲學之急務但旣做得許大功夫且畱爲

巾行之物更取見行四書程朱諸先生說實下功夫  
見得義理歸趨然後回頭看取此書自見得失到此  
政好商量真實學問卽此書亦得漸次修改可至完  
好時下慎勿遽入梨棗也

與韓鼎元

癸巳

某頓首涕泣告于藕泉媿兄某不幸吾媳婦令愛已  
於七月十八日午刻不起天乎天乎至冤痛哉在兄  
父子之情固無可言在弟則其於門戶身命所係爲  
不輕生平積不善見怒於神明以不能保渠使渠不  
得少食其仁孝窈窕之報而遽至於此吾實爲之當

復誰悉只有心肝之摧裂而已且兄之所愛吾旣盡  
力而求之以屬之膝下而喫貧十年保護無狀以促  
其命吾又胡顏面以見吾兄乎蓋渠自去秋冬本疾  
有加食飲全減徃徃委卧服食致補動作稍勝而病  
只依舊及今首夏所使婢以時令致死繼而時兒有  
是疾危篤數十日渠病中救病艱苦可知旣時兒得  
差渠亦以是疾而臥則六月十日也固謂其有死無  
生矣旣數旬所添新證則得差而本疾故在又重之  
以泄痢遂以至此內顧家中病妻一人小婢子又病  
渠喪勢難相守纔成服卽出殯于祖塋之下凡百草

次與委之於壑者無異始終孤負愈使人不可忍也  
幸而乾淨則以月末或來初營墓爲計痛矣痛矣尙  
何言哉不審其間兄候如何何當返駕耶悵望不可  
言菊老二子亦得是疾日久病間而無食致殀是可  
慮也本當於當日卽爲專赴而無力可致亦不知貴  
駕之何在令聞寓京已久方始修此而外人不通討  
便爲難又不知何日得徹於覽下也餘悲撓不宣

與李鏡城

末擬儻來自係佑申是爲兄賀北方之人其庶幾乎  
是爲彼民賀耳若在我則開歲同爲周甲之人密邇

一城時數相從以慰窮寂今忽參商於千數百里之  
外是其作惡之不暇又何有於賀啓行在途寒威尙  
爾朔風雨雪幸加珍毳抱哺赤子以壯北門鎖鑰則  
亦昔人所謂老益壯之一效是企是企弟狀如眵而  
家憂多端眼鼻莫開諺所謂彼此同甲如霄壤者奈  
何奈何平時聞闊不知其缺今甚惘然乃知人情苦  
不蚤覺今後瓜歸當不如前泛泛想兄亦應已了此  
意也臨楮悵悵

與梁和執謝饋祭器數事

九月一日夜爐盒燭  
臺見失於偷兒而未

卽造戒梁君爲  
之新備以饋

初庵集 卷四  
乍阻瞻戀允君之來迺蒙祭器之貺夫朋友誼重敬  
其祖考同於己之親古有是語然於今又豈可多得  
哉捧玩三種感填膺臆謹當薦之廟中傳之後承永  
承勿墜以無負此鄭重之誼爾然在兄之力則過矣  
區區愧感不知所以爲謝也

答李錫永

懸戀之際卽接手字以審比寒山栖冲裕求志益切  
區區傾嚮有倍他日此中衰頹日甚舊業愈荒自憐  
奈何所論修身之要慎獨爲先此是切至之言其爲  
欣慰何可已已但慎獨之功極其至則固可以無雜

念此乃心正地頭在初學未易遽及其始則自除惡  
念爲先此是誠意地頭惡念雜念殺有等分故有誠  
意正心之別然無論雜與惡而此等不當念之念發  
於心中則但當畧畧提撕使此心惺惺則諸念自然  
退聽如是久久自見功效不可苦苦排抑愈見紛擾  
而反生病痛矣試如此用功當自見得耳然其要則  
又在於格致之切格致既精心地明瑩則諸般念慮  
當有卽有當無卽無不至如是之膠擾就令有之亦  
易制伏千萬於此尤加盡心至祝至祝若所謂博約  
是知行之先後繪素則是本末之先後指意固自不



同然博約亦必有誠實本領然後乃可下手苟無此  
箇本領則博文亦是閒事又將何以爲約禮之實哉  
此無難曉者不必用意分辯但堅立此志而居敬窮  
理齊頭做去久久不息則凡經傳中語似同似異者  
皆當迎刃而解矣眼見後生中殊未有專意向此者  
所望於君者政不尋常勉之勉之無至於進銳退速  
之歸實所願望燈下胡草不能一一

答權文翁

某白兄駕南指弟病方苦蹢躅怛起而復僵遂失  
一握此豈人理耶使在他日則通宵繼晷淋漓留連

而飲餞又不止於馳橋以北而已也呻吟之中每思  
吾兄提攜渾眷間關脩途辛勤苦楚如在目中後從  
何人處畧聞兄稅駕如期老少安好而主人好義接  
遇忠款此心方纔放下茲承手牘滿紙媿媿慰問周  
悉乃得備審所居所接與夫種種諸况又復如在目  
前慰當對晤未覺天涯之遠也感喜區區無任書後  
逾月兄候復若何翼鑠自是天與之福而到此地頭  
尤當日以益壯教養子孫植根固本以爲末世可繼  
之道所關實不淺淺千萬自愛至望至望但所苦腹  
痛到彼以後幸不復作苦耶以此仰慮允君痞證又

復如何晨昏審察多方調治必得痊安不比以前離  
闊之時也諸兒輩路途餘證想皆已平而屋宇亦應  
次第整頓矣第南中有仁賢之遺風後必有繼而興  
者擇其可與遊者與相磨切以爲桑榆之收豈不又  
盛哉是企是企弟便度頻數已過三箇月榮衛盡脫  
雖日服藥附而尚不能關鎖度數稍減而終不復常  
度想是大命已近只得任之而已室病時復添苦而  
姑不至於大發作兒曹幸此遣免而小孫之夭大爲  
暮境作惡第三子婦春間死胎者月初又墮四朔胎  
幾於不救而日間幸稍免死比來所遭每多類此歎

如之何此中士友並皆如昔而去月初馬令以泄痢  
不起在當人固無餘憾而儕流之愴惜實難堪遣也  
致謙久不相問聞然聞其能出入云耳堂侄事久已  
結末而諸宗四面楚歌朝夕凜凜束手坐視不如無  
生耳族叔造別自是老故情理有書荅其殷勤良好  
湖嶺間農形如何似聞移秧後久闕雨米直翔踊多  
者至石三千疋度又大熾近乃得雨瘵勢亦稍平云  
傳說紛紜而今見來書殊不如此可幸可幸此中則  
移秧時大旱田穀可得謂豐而禾穀不利其爲中年  
亦難準擬大米一市升今直五十錢至如迷兒圃事

今年似無甚利害云耳奠居之初凡百想多辛酸而  
來頭生計果有頭緒否此一段甚屬關係後有便畧  
及之如何如何先伯氏大祥已過遠地悲蕊想益倍  
切前云吉祀時當圖上來果可如言否千萬願俟以  
償徂夏失別之悵是計是計耳前呈鄙詩病中聊當  
拚別而已實不成語乃蒙盛什之報莊誦三四不能  
去手瓊瑤木瓜之云當是我唱不是查唱且愧且呵  
附示三絕自嘲自解俱有意味吟玩之餘猥復和呈  
聊以代千里一面笑覽如何

與沙谷李承旨

戊戌

阻音之久邈如異世耿耿者祇有宵中而已卽惟茲  
辰侍餘棣候神衛萬相原隰之餘杜門固窮日與子  
弟門生輩課農敦學不問外事而自有餘樂嚮風南  
望時一喟然行藏惟義所在不容適莫此是難處  
爵祿之辭不辭有不與焉此處一失是爲辜負所學  
異日事機無窮隨時進退極須稱量乃免悔尤愚竊  
爲執事者慮之也憲自頃矣子以來三四年間泄痢  
乃爲例證屢瀕於死今亦未離彼境然亦不卽溘然  
良苦良苦向來猥以陋劣玷汗薦牘久乃覺知內省  
愧懼當時豈不欲以一書道其區區然野性踈迂重

以私故連仍未能卽就益復歉愧第所稱列皆所萬萬不敢當者而惟開端第二句反之於躬極屬良箴竊欲佩服屢省以爲收拾桑榆之計而目今膚革如許已非陽界人勗經檢身實未易自力卽此一句又恐不免爲靈孤之歸是尤可懼也爾時一面乃是實際政所望渴顧不出此而出此意外之舉令人不自在有如中林之兔乍聞椽杙之聲已自驚悸是豈故人相悉之雅意哉此不能不恨恨然此語止可爲執事道也是知嵇生之書政爾爲知己者發也尸居餘氣已斷往還航海相從匪伊所擬何當乘間一枉此

中俾得從容晤語留連累日飽滿浹洽以慰釋此懷也耶千萬企足以待也今夏亢旱似已成災是大可憂那中幸或蚤得霑足否亦所欲聞舊讀少陵詩但願殘年飽喫飯謂其所願甚約今乃覺其泰而非約也一笑前月元必便失時未卽修候今乃作此豫置廷老處使之有便卽付又未知何日乃得徹覽也臨楮益覺忡悵

與沙谷李承旨

新除之恩將毋是 命君親之臨忠孝交盡見聞莫不興聳自茲以往執事之行止去就縉乎有裕游移

隨宜可易以得中匪如嚮日之偏於一邊爲不安而多窒易至於差失者此莫非出於天地之洪造矣區區獻賀有非尋常遷除之比也恭惟到官日久待歡茂慶莅政多暇體益康勝否瞻詠倍常某素痼痼痼時復發作屢瀕於危而輒不卽死百事廢休祇有自苦自惱而已逃聞貴邑積弊成痼才遺之民半在溝壑官人之莅是邑者類皆束手而歸至其智巧者又浚避而莫之近焉執事其將何以爲之邪愚又憫然爲之深憂矣然執事之素學愚固已測知其一二而又以前之澄清於一方者與夫歛退於旣還者之爲

而卜之則可不待乎政之成績之著而早已爲春之民吊其前而賀其今矣雖然執事其尚勉之哉百里之內阡危之人一朝任之其生與死也特在吾一用心之得與失之間耳是豈可易而爲之者哉大要在誠心以動人而已無論事上與遇下而壹以是道焉然後庶幾可以有濟矣且如凡有關由於上司事皆心悅而聽從此尤其總腦要領處而苟非誠以動之則莫爲以致之矣然是豈一日一事之效哉要又在積累之而不已焉耳夫爲民長而志存乎拯抹其死亾至於誠意惻怛而持久不懈使之足以動上而感

下則事其有不濟者乎然是道也言之雖若甚易而行之實有甚難夫何故也私意外誘有以害之之故耳之二者之於是道也苟有一豪之間焉則虛假而已非是道之謂也是以爲難焉已若執事之高明則固有以深絕乎彼而力行乎此者矣顧愚也竊不自勝其願忠之私爲執事聊一誦之執事果能知是道之不易而益加勉焉已知而益究其知已行而益篤其行積而充之以至於霑然而無有難焉則於以報上行已豈不交有所盡大克悅於厥心而推以達之進爲於當路也亦將無所徃而不準矣是豈不又

盛矣乎然此固吾人之本分非有所待於外也勉之勉之千萬千萬彼中今年農形何如陽春入境年運隨回當亦非復大寒之時矣春狼聞是山水佳處而想姑未暇出游耳然謀野而獲又何妨於政之實體哉閉閣苦神易得人不自在反有累於事矣若是之云非敢以遨遊閒放爲勸也正所以靳得夫節宣之宜爾約畧領取也近日持斧貴人又過此中而一番雪霜物論亦頗稱快漫以告知耳強疾布此而困未手寫又苦無便姑以送置砥叔處未知何日果得徹覽否也萬萬病懣不能旣統希雅亮

荅沙谷李承旨

月初馬生便獲承八月十八日手書謹審近候之康  
勝七月廿五書則今始來到而副以凡于邑中抹弊  
事狀無不周至乃至兩度報營則係是令弟氏所騰  
送者並爲知情之深者是感是感未審比來秋氣益  
高政化漸通氣候神相愈旺尊慈庭安問以時承聞  
而允君疾幸已痊安否仰溍不任區區某夏中宿病  
大作在鬼關一日偶復脫出而尙爾一塊尸之未僵  
者而已良苦良苦所示諸錄上說下教靈懷公心而  
詞旨曲折懇明有足感動人者至於空中樓閣之云

則此見吾人心術本地讀之便若犴寒門而濯清風  
若近來窠臼中人雖欲飾辭自夸顧安敢吐出此等  
話頭耶欽賞欽賞然高明爲此無糲之不托萬不得  
已出此例外之舉洗手爲國自是本分事亦不可專  
恃此而純用一切之法千萬更加惻怛普徧之意許  
多滯欠只得上請蠲免而已決不可因此汎濫以致  
公私得失未便相補只如並省澄汰此實補弊之一  
道深量爲之最屬便宜至於所當戡斷者則悉以法  
處之無得少饒以爲一邑聳動懲厲之端至祝至祝  
賞罰不明遂致綱紀弛廢壞了人家國千古一轍是

何等憤惋耶且蓼一間稅三百雖是裁減衆議而加  
惠酌定者終是太重顧以既往不復多說又朴圃之  
稅固出於常格之外者其餘所定是爲一時權宜待  
來年而已者耶抑永寓屢而抑之之意使之卒歸於  
務本耶此尤宜量處之事耳續後所願聞也所報本  
營請褒朴奎瑞之狀婉曲愷切真得其體者營所回  
辭未得見之而再之不得雖至十反期於必得而後  
已蓋報財以官固非古法而緩急有賴亦是方便之  
一典例也爲是官也藉彼財以救是民而不得行是  
典也則是爲徒取彼以與此者惡乎可哉雖以是爲

辭而去是官也亦可耳豈可但已也所示諸錄當徧  
示於朋友間使知吾人抹獎用心之苦而又使知於  
我乎若是之意耳教官事差帖姑未到而其所謂去  
就者則彼此豈可無異同耶易地皆然政以解異同  
之義耳來汝之教豈不欲懽然承意致此身於勝地  
相對留連以解釋此平居渴想之懷也哉但吾輩不  
相見積有年所苟及今而見之則當駭其在世之不  
久又何有相速於數百里之遠耶末段之云則我豈  
有凶德乎何待我以傲物也甚悚甚悚惠二陌來脩  
所匪安者多端顧適會廟中有事賴以爲需而其榮



又多中心之貺邂逅中窾乃如此感荷感荷無物報  
言鄉酒一壺少見微意愧不可言何時因緣相會叙  
此篋積耶臨楮益覺忡悵

與趙石城鼎休

比日秋氣益高不審靜養經履日以益勝瞻想無虛  
時也弟衰頹漸劇呻佔幾廢用是爲懼耳竊惟先師  
誌文體裁正當而描寫親切欽感之餘不勝哽愴顧  
此文字所係匪細筆削一疋後之求觀吾師者必於  
是文門人小子固陋無所知識而親炙之久粗有蠡  
管之窺測茲以平日之所印在胷中者忝諸本文或

有所未甚安者不容默默輒復籤錄摠之爲二十餘  
條其大者則如居恒端跪云云與亦曾留心經濟及  
總論處欲添修作西京數百年一人者尤爲綱領肯  
綮而不可但已處若斥邪顛委疏本啓目已經矣  
御自不當抹畧者世德所以見源流故稍復加詳其  
他具見於錄中而至於銘詩之欲通篇修改者又蘄  
望之所深切者也同門前輩皆已凋喪吾儕最陋者  
僅數人源源合並相與竭精覃思講定此錄以呈望  
此錄達之玄湖極知僭踰多見不量然玄湖想寬  
大好察邇言如蒙畧其愚而俯賜財取俾不至於屢

讀之煩則是豈獨閉人之私幸寔斯文久遠不沫之  
天千萬千萬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四

